

耳听八方

愿你酷得像风

李 皖

许钧2018年专辑《事实上我没有名字》眼瑜互见，存在问题几乎与其成就一样大，却必须列入我1979—2019年的百佳榜单。周围是一片柔靡软弱之风，从音乐中人们似乎只图着轻松，歌曲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遣兴。但是许钧不然，仍把它视为重大，视为生活中的盐、生命中的意义，要大声唱奋力唱，唱出心中所想人生志向。这不仅稀有，简直是充满勇气的英雄之举。

许钧最早受到瞩目，是在2015年“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舞台上，他现场唱了一首剖析自我之作《自己》。“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这居然是歌词。他把这样的歌词，令人信服地编织进曲调，严肃认真地进行自我审视，真实而诚恳。歌曲真能把人唱哭，许钧唱的时候流了泪，一些观众哭了。

这是许钧特有的歌曲表达方式：傍着自传式歌词，生出许钧特有的旋律。这专辑第一首，同样是这样的作品。依字行腔，歌唱模仿说话，民谣歌手都这样。但许钧的依字行腔有他的别致曲调。字字斟酌，缓慢地唱出来；小跨度音级，少有起伏，但是歌唱性很强，有更多的作曲意识；以此作内力积蓄，暗潮汹涌。突然地，副歌动地而来，击破了水面，直插向云天，把紧紧绷住的力量释放。

这首《没人在这个时候说话》，真实地再现了“没人说话”的气氛，那种人人都绷住的肃然。钢琴、键盘和全乐队的乐境营造，同样贴切。词曲唱合一，这就是样板。这首本意歌唱乐队、致敬一带音乐路上一起“弯着腰前进”的老友的作品，是整张专辑中最耐人寻味的。“没人在这个时候说话/也没有任何人倒下”的描述，有一种时代的真实景象。在目的不十分明确的散漫思绪中，却有十分明确的不甘沉沦、不甘被世事抹杀的心结，维系在始终，可以被置入许多真实发生的现实事件。

《致己》是《自己》的再一次书写。一个认真到纠结的人，内心藏着伟大梦想，惟愿这一生不自来，惟愿此生也有轰轰烈烈。《致己》用足了乐队所能实现的最大阵仗，唱奏出了堪称壮美的个人小我，手法凌厉，又紧扣着民谣的朴素思维。这一点也符合心理学——歌者所心心念念的是和解和放弃，实际上是难以放弃，仍然不能放弃。

《暖光》的最后，终于演变成了重金属。必须是这样，才能有许钧想表达的力度，才能达到与他的心里一致的激情当量。强度要说早已经足够，主歌向副

歌的音程跃进这么大，展现了许钧内心要巍峨、要宏伟、要登峰造极的意念。同样的，从副歌向主歌跌落的落差也这么大，正好又表达了他低迷时无以复加的沉痛心情。许钧就是这么纠结，这么会自我折磨。这首歌中还有键盘和拟音，有拟音中微弱的人声环境采样，用很少的和很低的声音，传递着心理层面寂寂又巨大的心底狂澜。由制作人荒井十一把控的，许钧和乐队编曲演奏的配乐，通篇都有这个优点。贝斯、吉他和鼓也很妙，玩出了新花样又简单，框架结构很大，空间氛围辽阔，思绪深重，总体上的声音和花活儿却很少。

《西街青年》是沉郁安静的叙事曲，回忆起少年时代，微微感伤于成年的蜕变。电吉他缓慢的音响式演奏，富于新意。《火箭男孩》追慕童年想象，音乐上的突破是布设盛大的仪式，如吉姆·莫里森《蜥蜴大会》所为，走出了民谣的惯有领地。有意思的是，这回归宇宙的太空大典，完全不见天上的奇观，所见是大象、鼯鼠、天鹅、海豚、巨人，是森林大会，是童心、爱和梦想的洗礼。

《乐队》《我不会写情歌》都有打破民谣模式的创新意图。《乐队》乐器一件件进入，再现了演出过程，就将这过程写成歌，录成作品。《我不会写情歌》呈现歌曲酝酿经过，走走停停，是思绪起伏、作品逐渐成形的形状，充满了不均衡、不对称性。构思的过程成了作品成品，这给人自由不羁、毫无拘束的印象。

《29》《Hero》和《疯子》是三块压舱

石，都严肃到神情重大的程度。《29》再次写自己，絮叨自己的29岁，有遗憾、有期许、有自嘲、有自我检讨，有更大的梦，一层层往前推，推出剥笋式的歌曲结构。“没有答案/只有硝烟弥漫/愿你酷得像风/野得像狗/扎进灯火阑珊”几句，平地而起，如冲天怒潮，唱出了人世间罕见的音量。电吉他和乐队也于此时爆发，强音重重叠叠，吉他音墙碰撞摇晃，急奏出火光飞进的琶音、大音量的暴力美学，如同一部后摇滚的高潮乐章。《Hero》有相似的乐队段落，在一支隆重的、架构如海洋的宏大摇滚颂歌唱完之后，拔地而起《海燕》式的朗诵——这是一个小发现，用极限力量喊出来的朗诵，竟会比纵声的高唱还异常，还更显激动和有强烈的戏剧性。《疯子》仍是讲自己，讲出生成长，讲自己虽被人视为疯狂却骄傲，仍在音乐这条路上奋力奔跑。副歌全程高能，再次达到人声能达到的音量极限、歌手激情的顶点。

许钧的歌曲，都投入了巨大的能量。但他总还感觉力量不够，一再在不可能再增加一分的地方，休止数秒后重来，一次、再次、再三地冲顶，以致隆重得过了头，多首歌曲都这样画蛇添足。形式上，他也抱着同样的野心，一意要做音乐形式的突破，结果，歌词和曲式都失之松散，消解了结构力量。他实在是需要格律和结构训练，需要形式主义的锤子敲打。他需要能管住他的人，一个任什么激情都不会被带跑的人。制作人荒井十一实在是太迁就他。



少年的你（国画）崔师瑜



从小生活在沿海城市，关于台风我有很多记忆，但大多比较无聊。最精彩的叙事在新闻里，现场记者穿着一件脆雨的雨衣，朝着镜头大声嘶喊，远处是几艘渔船的帆，古老的那种，颜色单调的石码头，一层又一层的浪花，像主角要表白前的场景，他大声问着新闻观众，你们看到了吗？

读完《四合如意》，我睡了个午觉，脑子里都是台风的情景。

这个意象来自于《寄生草》，年轻而迷茫的大陆女孩茉帕缓慢地结束与台湾男友马克的同居关系，决定回京开始新生活。“命运的礼物背后都有标价”，这个女性依附故事的叙事，在细节处延展着犀利刻薄的细节。想象爱情、等待台风、进入爱情和生活的很多泡沫。但要探讨的大概不是爱情，避无可避的是对生活状态的诘问。台风会给现实世界带来变化，至此，茉帕的另一种生活故事才刚刚开始。

真正的台风来临前后会有很多漫长的拉锯。细致到无数需要处理的生活细枝末节，巨大的乌云笼罩了大多数的人，知识女青年、曾经的朋友、退休之后总在免费旅行的父亲，暗潮期盼伴侣死去的外婆，他们所经历的是听起来总发生了些事情，写下来又并不曲折跌宕的故事，古典的曲牌名呼应的是对生活的某种理解方式，“离散”中的“团圆”、“圆融”与“如意”，任何一种理解都有一丝小心翼翼的意味。

曾有读者在豆瓣评论中写，如果我遇到相同的情况，是否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有趣的是，我一回家，父亲就跟我他说要去桂林旅游，价格是299元。我

近读录

台风天

张心怡

不厌其烦地和他解释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骗局，他以一种昂然的自信告诉我，他曾经去过类似的旅游活动，“我们就是不买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这是我的退休的父亲，不是小说中邱言的。不过，本来笃定什么东西都不买，后来觉得脸皮太薄的父亲，还是买了两只姜母鸭，甚至给了邻座一只。会和家人就一点鸡毛蒜皮的钱吵架的父亲，却会突如其来给不太熟悉的朋友一些莫名其妙的善意。这是我的父亲，不是小说中的父亲，但在台风面前，我和人物会面临某些相似的处境。小说情节与故事情节的类似只是最浅层的相似，更为触动读者内心的，是对生活与人的理解。

这种类似是心灵镜像中对生活的反射，具体书写了对人某一侧面的理解，又退后一步，并不是提供一个全面视角，而只是一个切口，在曲折的心境里，直面我们作为人的软弱。小说中的人物经历了漫长的孤独求学、家庭离散、异国打工、价值追寻，每位人物都进入一个当下故事，也牵扯出一些家庭故事、往昔岁月，那些努力度过的时间，坚

实地落在今日的生命中。既是以往“世情”的表达，又有一些略为不同之处。现代科技映照出一种时效性，试图像一场台风进入我们的生活，“科技试图拉近人和人的距离，结果总是适得其反。有些人早晚会散落掉的，有些人再难“邀请”回来”。突然有一天早上你接到奇怪时空的电话，告诉你生活即将发生如下改变，一一列下，不再是一个科幻小说的情节。这是大多数读者会在时下的生活里感受到的强烈不确定感。

上海四五月份封控期间我去了一家新学校实习，每天通过腾讯会议听课，对于那一届学生，除了毕业典礼的一场台风进入我们的生活，“科技试图拉近人和人的距离，结果总是适得其反。有些人早晚会散落掉的，有些人再难“邀请”回来”。突然有一天早上你接到奇怪时空的电话，告诉你生活即将发生如下改变，一一列下，不再是一个科幻小说的情节。这是大多数读者会在时下的生活里感受到的强烈不确定感。

但许钧用情极深，他的歌曲就是高山大海。他赤诚、严肃，赤诚严肃到了不容人轻慢的程度。当有些东西再不容易说出口，众人皆以为认真是种羞耻时，他认真，他大声说，以生命一般的力量高声唱。这是披甲执锐的烈士之态，呐喊、炸、烧心、喷薄，直抵人心，火光四射，充满了慷慨之气和勃勃生命力。这音乐，这真情、志向、自由、抉择皆不可辱，是人生至关荣耀之事，他为此而拼搏。

许钧的形象是普通人的形象。心比天大，却是小人物。即便如此，哪怕被碾压，也要奋力留下属于自己的声响。许钧放大的就是这种声音，是追梦人内心的声音，字字铿锵、感情磅礴、排山倒海，是不死草的顽强生命力，是永远坚持梦想的不屈意志。

但许钧也是被个人主义深深误导之辈。这些像是史诗的歌曲，如此宏大、浓烈如火山般的感情，所倾注之处却非常小，都是他自己，是个人的狂想与自由。我想，他的刻意和过度，乃至于他的痛苦、固执，也都源于它。如果他能关注更大的世界，将爱和关切也放在世间与他人身上，那么，他的歌曲将会释放出更大的力量，会感动和鼓舞更多人。而他未能充分尽展的梦想，也便实现。

作为专辑，《事实上我没有名字》有强烈的专辑意识。唱片以步入、调音、试声始，以告别、叹息、走出终，用一根绳扎紧，仿佛整张专辑就是一场现场演奏。在内容立意上，专辑主题是“乐队”。在录音上，则全程采用同步录音的方式，坐定了一场乐队演奏之实。

许钧出生于安徽蚌埠，后定居杭州，是活跃于杭州的音乐人。2016年，他赴瑞典完成首张个人专辑《万松岭》。《事实上我没有名字》是他的第二张专辑。

许钧专辑《事实上我没有名字》，梦响当然2018年出版，曲目：1. Intro 2. 没人在这个时候说话 3.致己 4.暖光 5. 西街青年 6.I Can't Take My Hate 7. 火箭男孩 8. 乐队 9. 我不会写情歌 10.29 11.Hero 12. 疯子 13.Outro

很多人都熟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传说这是雨果的一句名言，赞扬了人类宽广的胸怀。

的确，在186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七卷第三节“脑海中的风暴”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句话的出处，原文是：

Il y a un spectacle plus grand que la mer,c'est le ciel;il y a un spectacle plus grand que le ciel,c'est l'intérieur de l'âme.

那么，这句话是否可以如传说中那样理解？

“今天，1861年6月30日，上午八时半，当一轮红日挂上我的床扉时，我写完了《悲惨世界》。”这部孕育长达三十年的长篇小说反映了法国大革命之后19世纪上半叶曲折的历史发展和复杂的社会现实，也集中体现了雨果对时代问题和普遍人性的深入思考。

主人公冉阿让原是个贫苦而诚实的工人，一直帮助穷困的姐姐抚养七个可怜的孩子。1795年冬天，冉阿让找不到工作，家里没有一点面包，孩子们却嗷嗷待哺。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面包店老板穆伯·易查博正准备去睡时，忽听得有人在他铺子的那个装了铁丝网的玻璃橱窗上使劲打了一下。他赶来正好看见一只手从铁丝网和玻璃上被拳头打破的一个洞里伸进来，把一块面包抓走了。易查博赶忙追出来，那小偷也拼命跑，易查博跟在他后面追，捉住了他，他丢了面包，胳膊却还流着血。那正是冉阿让。

跟现实中的原型皮埃尔·莫一样，冉阿让因偷窃一块面包而被判五年苦役。他多次越狱未成，刑期却加至19年。他在心中“审判了造成了他不幸的社会”，又“审判了创造社会的上帝”，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在19年的禁锢和劳役中，冉阿让很少说话，从来不笑，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出狱并不意味着自由，苦役犯的罪名成为他永远的标签。

一个夜晚，善良仁爱的卞福汝主教向投宿无门、心灰意冷的冉阿让敞开了欢迎的大门。第二天一早，在旧恨新愁交织的心理中，还没有走出苦役犯阴影的冉阿让在离开时偷走了主教家的银器。当警察把这个仓皇而逃的人抓住并带回主教面前时，卞福汝主教却像欢迎朋友那样再次敞开怀抱，告知警察所有的银器都是他的馈赠，并且又送冉阿让一对银质烛台。博爱的力量宛如温暖的光芒，融化了冰冷世界里冉阿让那颗冷酷的心灵。卞福汝主教低声对他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这句萦绕在冉阿让耳边的嘱咐和期待将他那“漂在那深渊里”犹如“死尸”的心灵复活了。“他的心碎了，他哭了出来，那是他第一次流泪泪。”获得新生的冉阿让化名为马德兰，通过发明黑玻璃工艺品白手起家，经过十年辛勤努力，成了一个富有的实业家。他乐善好施，兴办福利，救助孤寡，得到大家的爱戴，被推选为市长，为居民们兴办工厂，改善民生。卞福汝主教的嘉德懿行在冉阿让身上得到赓续，引领他走上从暗向明、从恶向善的救赎之路。

然而，仍有一人站在阴暗的角落投去监视和怀疑的目光，这个人就是沙威警长。冉阿让在土伦狱中服刑的时候，沙威是副监狱官。他认出马德兰市长就是当年的苦役犯和仍旧受政府缉拿的人，于是将他揭发。巧合的是，恰好有一个名为商马第的贫穷老伯因为偷窃苹果被捕，而且被指认为冉阿让。马德兰意识到一个穷苦的陌生人可能

们的伤痛、愿望、思考。而那位来自2066年的豆瓣用户KFK，他是否能够提供某些预示性的信息，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搜索了一下豆瓣用户KFK，发现了一些对于未来生活的书写，可以是想象与虚构，也可以是简单的胡言乱语。那么，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如果当真，又可以写下一些认知与期许。虚构给了生活一只眼睛。

于是我又感受到合上《四合如意》之后，脑海中出现的“台风”。这种情感的波动让具体的生活走到我面前，试图和我展开对话。如影随形的恐惧是什么？一生的日子会重复地疾驶，但如何面对心里的狂风？它包括一些挽回、一些“邀请”，对理想人格的向往，希望和祝愿，在变动的生活、充斥着现代科技与社交媒体的生活中打捞真实情感的努力。我感觉到有一片云掠过岁月，不辞冰雪，穿过了山野，荡过去了”。

从小在台风口常驻嘉陵城市长大，我太熟悉它的习性了。有时擦肩而过，完全没有登陆。有时万事俱备，但跟新闻叙事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有时登陆时间比较奇怪，来得悄无声息。现场记者镶嵌在电视画面里问您，你看到了吗？风暴的真实感、很近又很远的怀疑与恐惧，看到的、未知的、想象的，再往下写，又会是一些新的故事。对真实的生活而言，“四合如意”是一声真诚坦率却勉为其难的祝愿，它和他们，带我们到一个新的思考之处，未来的路读者会自己走完。

《四合如意》，张怡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

车琳

雨果的一句名言

会因为他而被推下深渊，他的脑海中发生了激烈风暴。

雨果化身为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向读者全方位展示人物的内心冲突：“我们已经探视过那颗良心的深处，此刻又可以探视一番。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可能不激动而惶恐，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这种凝视更加令人震撼。精神的慧眼，除了在人的心里，没有他处可以见到更多的光彩，也没有他处可以见到更多的幽暗，它也没有见过其他比人心更加可畏、更加复杂、更加神秘、更加无垠的事物。世间比海洋更广袤的景象在天空，比天空更广袤的景象在人的心灵。”

这最后一句话常常被流传为“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心”，被理解为人的胸怀宽广。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在原文中，可以看出雨果是以“广袤的景象”来表达人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冲突性。

我们继续引用《悲惨世界》同一章节中的文字加以印证：

以人心为题作诗，哪怕只描述一个人，哪怕只描述一个最微贱的人，那也会将所有史诗汇入一部更高的终极史诗。人心是妄念、贪婪和阴谋的混杂，是梦想的熔炉，是可耻意念的渊藪，也是诡诈的魔窟、欲望的战场。在某种时刻，透过一个思索的人苍白的脸，去观察背后，观察内心，观察隐晦。外表沉默的下面，却有荷马史诗中的那种巨人的搏斗，有弥尔顿诗中的那种神龙蛇怪混杂和成群成群的鬼魂，有但丁诗中的那种螺旋形的幻视。每人负载的这种无限，虽然幽深莫测，但总是用来衡量自己头脑的意愿和生活的行为，而且总是大失所望。（李玉民译）

由是可见，雨果是以大海意象来比喻人心如海，深不可测，其中善恶并存，也有善与恶的冲突，犹如海洋中激烈的搏斗。可以想象，多年来，曾经的冉阿让、如今的马德兰害怕自己原来的名字和身世被人发现，回到从前的身份和牢狱生活必然会使他内心无比挣扎，在保全他人与保全自己之间难以抉择，脑海中掀起了汹涌的风暴。当然，风暴之后，修身自赎的冉阿让已经超越了原来的冉阿让，他更具勇气和道义，选择投案自首。

在《悲惨世界》目前流行的主要译本中，几种不同译文对雨果那句名言的翻译都是忠实的，不知何时被脱离语境进行了变异和美化，成为在中文世界广泛流传的名言。

与雨果同时代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1857)中有一首诗《人与海》，其中可以发现相似的联系：

你们两个都是阴郁而又谨慎：人啊，无人探过你的深渊之底；海啊，无人知道你内心的丰富，你们把秘密保守得如此小心！（郭宏安译）

流亡英国的雨果收到波德莱尔的赠书后向诗人表示衷心祝贺，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您的《恶之花》光辉灿烂，犹若星辰闪耀。我由衷赞美您的勇敢精神。请允许我在这寥寥几句的最后表达祝贺之情。”在1859年11月6日致波德莱尔信中，雨果称赞这部象征主义先驱之作建立了现代诗歌美学，给文学带来了“新的震颤”。或许他在以海洋的波浪漩涡隐喻人心的幽深莫测时，脑海中曾经闪过过波德莱尔的那首诗。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